資治通鑑/卷20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八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九 唐紀二十五

► 卷二百十

起著雍涒灘，盡上章閹茂七月，凡二年有奇。

資治通鑑 第209卷

【唐紀二十五】 起著雍涒灘，盡上章閹茂七月，凡二年有奇。

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下景龍二年〈戊申，西元七〇八年〉

春，二月，庚寅，宮有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起，上令圖以示百官。韋巨源請布之天下；從之，乃赦天下。

迦葉志忠奏：「昔神堯皇帝未受命，天下歌《桃李子》；文武皇帝未受命，天下歌《秦王破陣樂》；天皇大帝未受命，天下歌《堂堂》；則天皇后未受命，天下歌《媕媚娘》；應天皇帝未受命，天下歌《英王石州》。順天皇后未受命，天下歌《桑條韋》，蓋天意以爲順天皇后宜爲國母，主蠶桑之事。謹上《桑韋歌》十二篇，請編之樂府，皇后祀先蠶則奏之。」太常卿鄭愔又引而申之。上悅，皆受厚賞。

右補闕趙延禧上言：「周、唐一統，符命同歸，故髙宗封陛下爲周王；則天時，唐同泰獻《洛水圖》。孔子曰：『其或繼周者，雖百代可知也。』陛下繼則天，子孫當百代王天下。」上悅，擢延禧爲諫議大夫。

丁亥，蕭至忠上疎，以爲：「恩幸者止可富之金帛，食之梁肉，不可以公器爲私用。今列位已廣，冗員倍之，干求未厭，日月增數。陛下降不貲之澤，近戚有無涯之請，賣官利己，鬻法徇私。台寺之內，朱紫盈滿，忽事則不存職務，恃勢則公違憲章，徒忝官曹，無益時政。」上雖嘉其意，竟不能用。

三月，丙辰，朔方道大總管張仁願築三受降城於河上。

初，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，河北有拂雲祠，突厥將入寇，必先詣祠祈禱，牧馬料兵而後度河。時默啜悉衆西擊突騎施，仁願請乘虛奪取漠南地，於河北築三受降城，首尾相應，以絶其南寇之路。太子少師唐休璟以爲：「兩漢以來皆北阻大河，今築城寇境，恐勞人費功，終爲虜有。」仁願固請不已，上竟從之。

仁願表留歲滿鎭兵以助其功，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，仁願悉擒之，斬於城下，軍中股慄，六旬而成。以拂雲祠爲中城，距東西兩城各四百餘里，皆據津要，拓地三百餘里。於牛頭朝那山北，置烽候千八百所，以左玉鈐衞將軍論弓仁爲朔方軍前鋒游弈使，戍諾眞水爲邏衞。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，朔方無復寇掠，減鎭兵數萬人。

仁願建三城，不置壅門及備守之具。或問之，仁願曰：「兵貴進取，不利退守。寇至此，當並力出戰，回首望城者，猶應斬之，安用守備，生其退恧之心也！」其後常元楷爲朔方軍總管，始築壅門。人以是重仁願而輕元楷。

夏，四月，癸未，置修文館大學士四員，直學士八員，學士十二員，選公卿以下善爲文者李嶠等爲之。每游幸禁苑，或宗戚宴集，學士無不畢從，賦詩屬和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，優者賜金帛；同預宴者，惟中書、門下及長參王公、親貴數人而已，至大宴，方召八座、九列、諸司五品以上預焉。於是天下靡然，爭以文華相尚，儒學中讜之士莫得進矣。

秋，七月，癸巳，以左屯衞大將軍、朔方道大總管張仁願同中書門下三品。

甲午，清源尉呂元泰上疎，以爲：「邊境未寧，鎭戍不息，士卒困苦，轉輸疲弊，而營建佛寺，月廣歲滋，勞人費財，無有窮極。昔黃帝、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惟以儉約仁義立德垂名，晉、宋以降，塔廟競起，而喪亂相繼，由其好尚失所，奢靡相高，人不

堪命故也。伏願回營造之資，充疆塲之費，使烽燧永息，群生富庶，則如來慈悲之施，平等之心，孰過於此？」疎奏，不省。

安樂、長寧公主及皇后妹成國夫人、上官婕妤、婕妤母沛國夫人鄭氏、尚宮柴氏、賀婁氏、女巫第五英兒、隴西夫人趙氏，皆依勢用事，請謁受賕，雖屠沽臧獲，用錢三十萬，則別降墨敕除官，斜封付中書，時人謂之「斜封官」；錢三萬則度爲僧尼。其員外、同正、試、攝、檢校、判、知官凡數千人。西京、東都各置兩吏部侍郎，爲四銓，選者歲數萬人。

上官婕妤及後宮多立外第，出入無節，朝士往往從之遊處，以求進達。安樂公主尤驕橫，宰相以下多出其門。與長樂公主競起第捨，以侈麗相高，擬於宮掖，而精巧過之。安樂公主請昆明池，上以百姓蒲魚所資，不許。公主不悅，乃更奪民田作定昆池，延袤數里，累石像華山，引水象天津，欲以勝昆明，故名定昆。安樂有織成裙，直錢一億，花卉鳥獸，皆如粟粒，正視旁視，日中影中，各爲一色。上好擊毬，由是風俗相尚，駙馬武崇訓、楊愼交灑油以築毬塲。愼交，恭仁曾孫也。

上及皇后、公主多營佛寺。左拾遺京兆辛替否上疎諫，略曰：「臣聞古之建官，員不必備，士有完行，家有廉節，朝廷有餘俸，百姓有餘食。伏惟陛下百倍行賞，十倍增官，金銀不供其印，束帛不充於錫，遂使富商豪賈，居盡纓冕之流；鬻伎行巫，或涉膏腴之地。」又曰：「公主，陛下之愛女，然而用不合於古義，行不根於人心，將恐變愛成憎，翻福爲禍。何者？竭人之力，費人之財，奪人之家；愛數子而取三怨，使邊疆之士不盡力，朝廷之士不盡忠，人之散矣，獨持所愛，何所恃乎！君以人爲本，本固則邦寧，邦寧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。」又曰：「若以造寺必爲理體，養人不足經邦，則殷、周已往皆暗亂，漢、魏已降皆聖明，殷、周已往爲不長，漢、魏已降爲不短矣。陛下緩其所急，急其所緩，親未來而疎見在，失眞實而冀虛無，重俗人之爲，輕天子之業，雖以陰陽爲炭，萬物以銅，役不食之人，使不衣之士，猶尚不給，況資於天生地養，風動雨潤，而後得之乎！一旦風塵再擾，霜雹荐臻，沙彌不可操干戈，寺塔不足攘饑饉，臣竊惜之。」疎奏，不省。

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，兩省莫敢執奏，即宣示所司。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，怨謗紛然，朝隱一無所顧。

冬，十月，己酉，修文館直學士、直居舍人武平一上表請抑損外戚權寵；不敢斥言韋氏，

但請抑損己家。上優制不許。平一名甄，以字行，載德之子也。

十一月，庚申，突騎施酋長娑葛自立爲可汗，殺唐使者御史中丞馮嘉賓，遣其弟遮努等帥衆犯塞。

初，娑葛既代烏質勒統衆，父時故將闕啜忠節不服，數相攻擊。忠節衆弱不能支，金山道行軍總管郭元振奏追忠節入朝宿衛。忠節行至播仙城，經略使、右威衛將軍周以悌説之曰：「國家不愛髙官顯爵以待君者，以君有部落之衆故也。今脱身入朝，一老胡耳。豈惟不保寵祿，死生亦制於人手。方今宰相宗楚客、紀處訥用事，不若厚賂二公，請留不行，發安西兵及引吐蕃以擊娑葛，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，使郭虔瓘發拔汗那兵以自助；既不失部落，又得報仇，比於入朝，豈可同日語哉！」郭虔瓘者，歷城人，時爲西邊將。忠節然其言，遣間使賂楚客、處訥，請如以悌之策。

元振聞其謀，上疎，以爲：「往歲吐蕃所以犯邊，正爲求十姓、四鎮之地不獲故耳。比者息兵請和，非能慕悦中國之禮義也，直以國多内難，人畜疫癘，恐中國乘其弊，故且屈志求自暱。使其國小安，豈能忘取十姓、四鎮之地哉！今忠節不論國家大計，直欲爲吐蕃鄉導，恐四鎮危機，將從此始。頃緣默啜憑陵，所應者多，兼四鎮兵疲弊，勢未能爲忠節經略，非憐突騎施也。忠節不體國家中外之意而更求吐蕃；吐蕃得志，則忠節在其掌握，豈得復事唐也！往年吐蕃無恩於中國，猶欲求十姓、四鎮之地；今若破娑葛有功，請分于闐、疎勒，不知以何理抑之！又，其所部諸蠻及婆羅門等方不服，若借唐兵助討之，亦不知以何詞拒之！是以古之智者皆不願受夷狄之惠，蓋豫憂其求請無厭、終爲後患故也。又，彼請阿史那獻者，豈非以獻爲可汗子孫，欲依之以招懷十姓乎？按獻父元慶，叔父僕羅，兄俊子及斛瑟羅、懷道等，皆可汗子孫也。往者唐及吐蕃遍曾立之以爲可汗，欲以招撫十姓，皆不能致，尋自破滅。何則？此屬非有過人之才，恩威不足以動衆，雖復可汗舊種，衆心終不親附，況獻又疎遠於其父兄乎？若使忠節兵力自能誘脅十姓，則不必求立可汗子孫也。又，欲令郭虔瓘入拔汗都，發其兵。虔瓘前此已嘗與忠書擅入拔汗那發兵，不能得其片甲匹馬，而拔汗那不勝侵擾，常引此番，奉俊子，還侵四鎮。時拔汗那四旁無強寇爲援，虔瓘等恣爲侵掠，如獨行無人之境，猶引俊子爲患。今北有娑葛，急則與之並力，内則諸胡堅壁拒守，外則突厥伺隙邀遮。臣料虔瓘等此行，必不能如往年之得志；内外受敵，自陷危亡，徒與虜結隙，令四鎮不安。以臣愚揣之，實爲非計。」

楚客等不從，建議：「遣馮嘉賓持節安撫忠節，侍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，以將軍牛師奭

爲安西副都護，發甘、涼以西兵，兼征吐蕃，以討娑葛。」娑葛遣使娑臘獻馬在京師，聞其謀，馳還報娑葛。於是娑葛發五千騎出安西，五千騎出撥換，五千騎出焉耆，五千騎出疎勒，入寇。元振在疎勒，柵於河口，不敢出。忠節逆嘉賓於計舒河口，娑葛遣兵襲入，生擒忠節，殺嘉賓，擒呂守素於僻城，縛於驛柱，C061而殺之。

上以安樂公主將適左衞中郎將武延秀，遣使召太子賓客武攸緒於嵩山。攸緒將至，上敕禮官於兩儀殿設別位，欲行問道之禮，聽以山服葛巾入見，不名不拜。仗入，通事舍人引攸緒就位；攸緒趨立辭見班中，再拜如常儀。上愕然，竟不成所擬之禮。上屢延之內殿，頻煩寵錫，皆謝不受；親貴謁侯，寒温之外，不交一言。

初，武崇訓之尚公主也，延秀數得侍宴。延秀美姿儀，善歌舞，公主悅之。及崇訓死，遂以延秀尚焉。

己卯，成禮，假皇后仗，分禁兵以盛其儀衞，命安國相王障車。庚辰，赦天下。以延秀爲太常卿，兼右衞將軍。辛巳，宴群臣於兩儀殿，命公主出拜公卿，公卿皆伏地稽首。

癸未，牛師奬與突騎施娑葛戰於火燒城，師奬兵敗沒。娑葛遂陷安西，斷四鎭路，遣使上表，求宗楚客頭。楚客又奏以周以悌代郭元振統衆，征元振入朝；以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，置軍焉耆以討娑葛。

娑葛遺元振書，稱：「我與唐初無惡，但仇闕啜。宗尚書受闕啜金，欲枉破奴部落，馮中丞、牛都護相繼而來，奴豈得坐而待死！又聞史獻欲來，徒擾軍師，恐未有寧日。乞大使商量處置。」元振奏娑葛書。楚客怒，奏言元振有異圖，召，將罪之。元振使其子鴻間道具奏其狀，乞留定西土，不敢歸。周以悌竟坐流白州，復以元振代以悌，赦娑葛罪，冊爲十四姓可汗。

以婕妤上官氏爲昭容。

十二月，御史中丞姚廷筠奏稱：「比見諸司不遵律令格式，事無大小皆悉聞奏。臣聞爲君者任臣，爲臣者奉法。萬機叢委，不可遍覽，豈有修一水竇，伐一枯木，皆取斷宸衷！自今若軍國大事及條式無文者，聽奏取進止，自餘各准法處分。其有故生疑滯，致有稽失，望令御史糾彈。」從之。

丁巳晦，敕中書、門下與學士、諸王、駙馬入閣守歲，設庭燎，置酒，奏樂。酒酣，上謂御史大夫竇從一曰：「聞卿久無伉儷，朕每憂之。今夕歲除，爲卿成禮。」從一但唯唯拜謝。俄而內侍引燭籠、步障、金縷羅扇自西廊而上，扇後有人衣禮衣，花釵，令與從一對坐。上命從一誦《卻扇詩》數首。扇卻，去花易服而出，徐視之，乃皇后老乳母王氏，本蠻婢也。上與侍臣大笑。詔封莒國夫人，嫁爲從一妻。俗謂乳母之婿曰：「阿沖」，從一每謁見及進表狀，自稱「翊聖皇后阿沖」，時人謂之：「國沖」，從一欣然有自負之色。

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下景龍三年〈己酉，西元七〇九年〉

春，正月，丁卯，制廣東都聖善寺，居民失業者數十家。

長寧、安樂諸公主多縱僮奴掠百姓子女爲奴婢，侍御史袁從之收繫獄，治之。公主訴於上，上手制釋之。從之奏稱：「陛下縱奴掠良人，何以理天下！」上竟釋之。

二月，己丑，上幸玄武門，與近臣觀宮女拔河。又命宮女爲市肆，公卿爲商旅，與之交易，因爲忿爭，言辭褻慢，上與後臨觀爲樂。丙申，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、紀處訥潛通戎狄，受其貨賂，致生邊患。故事，大臣被彈，俯僂趨出，立於朝堂待罪。至是，楚客更憤怒作色，自陳忠鯁，爲琬所誣。上竟不窮問，命琬與楚客結爲兄弟以和解之，時人謂之「和事天子」。

壬寅，以韋巨源爲左僕射，楊再思爲右僕射，並同中書門下三品。

上數與近臣學士宴集，令各效伎藝以爲樂。工部尚書張錫舞《談容娘》，將作大匠宗晉卿舞《渾脫》，左衞將軍張洽舞《黃獐》，左金吾將軍杜元談誦《婆羅門咒》，中書舍人盧藏用效道士上章。國子司業河東郭山惲獨曰：「臣無所解，請歌古詩。」上許之。山惲乃歌《鹿鳴》、《蟋蟀》。明日，上賜山惲敕，嘉美其意，賜時服一襲。

上又嘗宴侍臣，使各爲《回波辭》。衆皆爲諂語，或自求榮祿。諫議大夫李景伯曰：「回波爾時酒卮。微臣職在箴規。侍宴既過三爵，喧嘩竊恐非儀。」上不悅。蕭至忠曰：「此眞諫官也。」

三月，戊午，以宗楚客爲中書令，蕭至忠爲侍中，大府卿韋嗣立爲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

下三品，中書侍郎崔湜、趙彥昭並同平章事。崔湜通於上官昭容，故昭容引以爲相。彥昭，張掖人也。

時政出多門，濫官充溢，人以爲三無坐處，謂宰相、御史及員外官也。韋嗣立上疏，以爲：「比者造寺極多，務取崇麗，大則用錢百數十萬，小則三五萬，無慮所費千萬以上，人力勞弊，怨嗟盈路。佛之爲數，要在降伏身心，豈雕畫土木，相誇壯麗！萬一水旱爲災，戎狄構患，雖龍象如雲，將何救哉！又，食封之家，其數甚衆，昨問戶部，雲用六十餘萬丁；一丁絹兩匹，凡百二十餘萬匹。臣頃在太府，每歲庸絹，多不過百萬，少則六七十萬匹，比之封家，所入殊少。夫有佐命之勳，始可分茅胙土。國初，功臣食封者不過三二十家，今以恩澤食封者乃逾百數；國家租賦，太半私門，私門有餘，徒益奢侈，公家不足，坐致憂危，制國之方，豈謂爲得！封戶之物，諸家自征，僮僕依勢，陵轢州縣，多索裹頭，轉行貿易，煩擾驅迫，不勝其苦。不若悉計丁輸之太府，使封家於左藏受之，於事爲愈。又，員外置官，數倍正闕，曹署典吏，困於祗承，府庫倉儲，竭於資奉。又，刺史、縣令，近年以來，不存簡擇，京官有犯及聲望下者方遣刺州，吏部選人，衰耄無手筆者方補縣令。以此理人，何由率化！望自今應除三省、兩台及五品以上清望官，皆先於刺史、縣令中選用，則天下理矣。」上弗聽。

戊寅，以禮部尚書韋溫爲太子少保、同中書門下三品，太常卿鄭愔爲吏部尚書、同平章事。溫，皇后之兄也。

太常博士唐紹以武氏昊陵、順陵置守戶五百，與昭陵數同，梁宣王、魯忠王墓守戶多於親王五倍，韋氏褒德廟衞兵多於太廟，上疏請量裁減；不聽。紹，臨之孫也。

中書侍郎兼知吏部侍郎、同平章事崔湜、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鄭愔俱掌銓衡，傾附勢要，贓賄狼藉，數外留人，授擬不中，逆用三年闕，選法大壞。湜父挹爲司業，受選人錢，湜不之知，長名放之。其人訴曰：「公所親受某賂，奈何不與官？」湜怒曰：「所親爲誰，當擒取杖殺之！」其人曰：「公勿杖殺，將使公遭憂。」湜大慚。侍御史勒恆與監察御史李尚隱對仗彈之，上下湜等獄，命監察御史裴漼按之。安樂公主諷漼寬其獄，漼復對仗彈之。夏，五月，丙寅，愔免死，流吉州，湜貶江州司馬。上官昭容密與安樂公主、武延秀曲爲申理，明日，以湜爲襄州刺史，愔爲江州司馬。

六月，右僕射、同中書門下三品楊再思薨。

秋，七月，突騎施娑葛遣使請降；庚辰，拜欽化可汗，賜名守忠。

八月，己酉，以李嶠同中書門下三品，韋安石爲侍中，蕭至忠爲中書令。

至忠女適皇后舅子崔無諳，成昏日，上主蕭氏，後主崔氏，時人謂之「天子嫁女，皇后娶婦」。

上將祀南郊，丁酉，國子祭酒祝欽明、國子司業郭山惲建言：「古者大祭祀，後裸獻以瑤爵。皇后當助祭天地。」太常博士唐紹、蔣欽緒駁之，以爲：「鄭玄注《周禮・内司服》，惟有助祭先王先公，無助祭天地之文。皇后不當助祭南郊。」國子司業鹽官褚無量議。以爲：「祭天惟以始祖爲主，不配以祖妣，故皇后不應預祭。」韋巨源定儀注，請依欽明議。上從之，以皇后爲亞獻，仍以宰相女爲齋娘，助執豆籩。欽明又欲以安樂公主爲終獻，紹、欽緒固爭，乃止；以巨源攝太尉爲終獻。欽緒，膠水人也。

己巳，上幸定昆池，命從官賦詩。黃門侍郎李日知詩曰：「所願暫思居者逸，勿使時稱作者勞。」及睿宗即位，謂日知曰：「當是時，朕亦不敢言之。」

九月，戊辰，以蘇瑰爲右僕射、同中書門下三品。

太平、安樂公主各樹朋黨，更相譖毀，上患之。冬，十一月，癸亥，上謂修文館直學士武平一曰：「比聞内外親貴多不輯睦，以何法和之？」平一以爲：「此由讒諂之人陰爲離間，宜深加誨諭，斥逐奸險。若猶未已，伏願捨近圖遠，抑慈存嚴，示以知禁，無令積惡。」上賜平一帛，而不能用其言。

上召前修文館學士崔湜、鄭愔入陪大禮。乙丑，上祀南郊，赦天下，並十惡鹹赦除之；流人並放還；齋娘有婿者，皆改官。

甲戌，開府儀同三司、平章軍國重事豆盧欽望薨。

乙亥，吐蕃贊普遣其大臣尚贊咄等千餘人逆金城公主。河南道巡察使、監察御史宋務光，以「於時食實封者凡一百四十餘家，應出封戶者凡五十四州，皆割上腴之田，或一封分食數州；而太平、安樂公主又取髙資多丁者，刻剝過苦，應充封戶者甚於征役；滑州地出綾縑，人多趨射，尤受其弊，人多流亡；請稍分封戶散配餘州。又，征封使者煩擾公

私，請附租庸，每年送納。」上弗聽。

時流人皆放還，均州刺史譙王重福獨不得歸，乃上表自陳曰：「陛下焚柴展禮，郊祀上玄，蒼生並得赦除，赤子偏加擯棄，皇天平分之道，固若此乎！天下之人聞者爲臣流涕。況陛下慈念，豈不愍臣棲遑！」表奏，不報。

前右僕射致仕唐休璟，年八十餘，進取彌銳，娶賀婁尚宮養女爲其子婦。十二月，壬辰，以休璟爲太子少師、同中書門下三品。

甲午，上幸驪山温湯；庚子，幸韋嗣立莊捨。以嗣立與周髙士韋□同族，賜爵逍遙公。嗣立，皇后之疎屬也。由是顧賞尤重。乙巳，還宮。

是歲，關中饑，米斗百錢。運山東、江、淮谷輸京師，牛死什八九。群臣多請車駕復幸東都，韋後家本杜陵，不樂東遷，乃使巫覡彭君卿等説上云：「今歲不利東行。」後復有言者，上怒曰：「豈有逐糧天子邪！」乃止。

睿宗玄眞大聖大興孝皇帝上

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下景雲元年〈庚戌，西元七一〇年〉

春，正月，丙寅夜，中宗與韋後微行觀燈於市裡，又縱宮女數千人出遊，多不歸者。

上命紀處訥送金城公主適吐蕃，處訥辭；又命趙彦昭，彦昭亦辭。丁丑，命左驍衞大將軍楊矩送之。己卯，上自送公主至始平；二月，癸未，還宮。公主至吐蕃，贊普爲之別築城以居之。

庚戌，上御梨園毬場，命文武三品以上拋毬及分朋拔河。韋巨源、唐休璟衰老，隨絲亙踣地，久之不能興；上及皇后、妃、主臨觀，大笑。

夏，四月，丙戌，上游芳林園，命公卿馬上摘櫻桃。

初，則天之世，長安城東隅民王純家井溢，浸成大池數十頃，號隆慶池。相王子五王列第於其北，望氣者言：「常鬱鬱有帝王氣，比日尤甚。」乙未，上幸隆慶池，結綵爲樓，

宴侍臣，泛舟戲象以厭之。

定州人郎岌上言：「韋後、宗楚客將爲逆亂。」韋後白上，杖殺之。

五月，丁卯，許州司兵參軍偃師燕欽融復上言：「皇后淫亂，干預國政，宗族強盛；安樂公主、武延秀、宗楚客圖危宗社。」上召欽融面詰之。欽融頓首抗言，神色不撓；上默然。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，投於殿庭石上，折頸而死，楚客大呼稱快。上雖不窮問，意頗怏怏不悅；由是韋後及其黨始憂懼。

己卯，上宴近臣，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《八風舞》，搖頭轉目，備諸醜態；上笑。欽明素以儒學著名，吏部侍郎盧藏用私謂諸學士曰：「祝公《五經》，掃地盡矣！」

散騎常侍馬秦客以醫術，光祿少卿楊均以善烹調，皆出入宮掖，得幸於韋後，恐事洩被誅；安樂公主欲韋後臨朝，自爲皇太女；乃相與合謀，於餅餤中進毒。六月，壬午，中宗崩於神龍殿。

韋後秘不發喪，自總庶政。癸未，召諸宰相入禁中，征諸府兵五萬人屯京城，使駙馬都尉韋捷、韋灌、衛尉卿韋璿、左千牛中郎將韋璿、長安令韋播、郎將高嵩等分領之。璿，温之族弟；播，從子；嵩；其甥也。中書舍人韋元徼巡六街。又命左監門大將軍兼内侍薛思簡等，將兵五百人馳驛戍均州，以備譙王重福。以刑部尚書裴談、工部尚書張錫並同中書門下三品，仍充東都留守。吏部尚書張嘉福、中書侍郎岑羲、吏部侍郎崔湜並同平章事。羲，長倩之子也。

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，立温王重茂爲皇太子，皇后知政事，相王旦參謀政事。宗楚客密謂韋温曰：「相王輔政，於理非宜；且於皇后，嫂叔不通問，聽朝之際，何以爲禮？」遂帥諸宰相表請皇后臨朝，罷相王政事。蘇瑰曰：「遺詔豈可改邪！」温、楚客怒，瑰懼而從之，乃以相王爲太子太師。

甲申，梓宮遷御太極殿，集百官，發喪，皇后臨朝攝政，赦天下，改元唐隆。進相王旦爲太尉，雍王守禮爲幽王，壽春王成器爲宋王，以從人望。命韋温總知内外守捉兵馬事。

丁亥，殤帝即位，時年十六。尊皇后爲皇太后；立妃陸氏爲皇后。

壬辰，命紀處訥持節巡撫關內道，岑羲河南道，張嘉福河北道。

宗楚客與太常卿武延秀、司農卿趙履温、國子祭酒葉靜能及諸韋共勸韋後遵武後故事，南北衞軍、台閣要司皆以韋氏子弟領之，廣聚黨衆，中外連結。楚客又密上書稱引圖讖，謂韋氏宜革唐命。謀害殤帝，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，密與韋温、安樂公主謀去之。

相王子臨淄王隆基，先罷潞州別駕，在京師，陰聚才勇之士，謀匡復社稷。初，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，著虎文衣，跨豹文韉，從遊獵，於馬前射禽獸，謂之百騎；則天時稍增爲千騎，隸左右羽林；中宗謂之萬騎，置使以領之。隆基皆厚結其豪傑。兵部侍郎崔日用素附韋、武，與宗楚客善，知楚客謀，恐禍及己，遣寶昌寺僧普潤密詣隆基告之，勸其速發。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衞尉卿薛崇暕、苑總監贛人鍾紹京、尚衣奏御王崇曄、前朝邑尉劉幽求、利仁府折衝麻嗣宗謀先事誅之。韋播、高嵩數榜捶萬騎，欲以立威，萬騎皆怨。果毅葛福順、陳玄禮見隆基訴之，隆基諷以誅諸韋，皆踴躍請以死自效。萬騎果毅李仙鳧亦預其謀。或謂隆基當啓相王，隆基曰：「我曹爲此以徇社稷，事成福歸於王，不成以身死之，不以累王也。今啓而見從，則王預危事；不從，將敗大計。」遂不啓。

庚子，晡時，隆基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，會鍾紹京廨捨；紹京悔，欲拒之，其妻許氏曰：「忘身徇國，神必助之。且同謀素定，今雖不行，庸得免乎！」紹京乃趨出拜謁，隆基執其手與坐。時羽林將士皆屯玄武門，逮夜，葛福順、李仙鳧皆至隆基所，請號而行。向二鼓，天星散落如雪，劉幽求曰：「天意如此，時不可失！」福順拔劍直入羽林營，斬韋璿、韋播、高嵩以徇，曰：「韋後鴆殺先帝，謀危社稷。今夕當共誅諸韋，馬鞭以上皆斬之！立相王以安天下。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，罪及三族！」羽林之士皆欣然聽命。乃送璿等首於隆基，隆基取火視之，遂與幽求等出苑南門，紹京帥丁匠二百餘人，執斧鋸以從。使福順將左萬騎攻玄德門，仙鳧將右萬騎攻白獸門，約會於凌煙閣前，即大噪，福順等殺守門將，斬關而入。隆基勒兵玄武門外，三鼓，聞聲，帥總監及羽林兵而入，諸衞兵在太極殿宿衞梓宮者，聞噪聲，皆被甲應之。韋後惶惑走入飛騎營，有飛騎斬首獻於隆基。安樂公主方照鏡畫眉，軍士斬之。斬武延秀於肅章門外，斬內將軍賀婁氏於太極殿西。

初，上官昭容引其從母之子王昱爲左拾遺，昱説昭容母鄭氏曰：「武氏，天之所廢，不可興也。今婕妤附於三思，此滅族之道也，願姨思之！」鄭氏以戒昭容，昭容弗聽。及太子重俊起兵誅三思，索昭容，昭容始懼，思昱言；自是心附帝室，與安樂公主各樹朋

黨。及中宗崩，昭容草遺制立温王，以相王輔政；宗、韋改之。及隆基入宮，昭容執燭帥宮入迎之，以制草示劉幽求。幽求爲之言，隆基不許，斬於旗下。

時少帝在太極殿，劉幽求曰：「衆約今夕共立相王，何不早定！」隆基遽止之，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守諸門，並素爲韋後所親信者皆斬之。比曉，内外皆定。辛巳，隆基出見相王，叩頭謝不先啓之罪。相王抱之泣曰：「社稷宗廟不墜於地，汝之力也！」遂迎相王入輔少帝。

閉宮門及京城門，分遣萬騎收捕諸韋親黨。斬太子少保、同中書門下三品韋温於東市之北。中書令宗楚客衣斬衰、乘青驢逃出，至通化門，門者曰：「公，宗尚書也。」去布帽，執而斬之，並斬其弟晉卿。相王奉少帝御安福門，慰諭百姓。初，趙履温傾國資以奉安樂公主，爲之起第捨，築台穿池無休已，擫紫衫，以項挽公主犢車。公主死，履温馳詣安福樓下舞蹈稱萬歲；聲未絶，相王命萬騎斬之。百姓怨其勞役，爭割其肉，立盡。秘書監汴王邕娶韋後妹崇國夫人，與御史大夫竇從一各手斬其妻首以獻。邕，鳳之孫也。左僕射、，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巨源聞亂，家人勸之逃匿，巨源曰：「吾位大臣，豈可聞難不赴！」出至都街，爲亂兵所殺，時年八十。於是梟馬秦客、楊均、葉靜能等首，屍韋後於市。崔日用將兵誅諸韋於杜曲，襁褓兒無免者，諸杜濫死非一。

是日，赦天下，云：「逆賊魁首已誅，自餘支黨一無所問。」以臨淄王隆基爲平王，兼知内外閒廄，押左右廂萬騎。薛崇暕賜爵立節王。以鐘紹京守中書侍郎，劉幽求守中書舍人，並參知機務。麻嗣宗行左金吾衞中郎將。武氏宗屬，誅死流竄殆盡。侍中紀處訥行至華州，吏部尚書、同平章事張嘉福行至懷州，皆收斬之。

壬寅，劉幽求在太極殿，有宮人與宦官令幽求作制書立太后，幽求曰：「國有大難，人情不安，山陵未畢，遽立太后，不可。」平王隆基曰：「此勿輕言。」

遣十道使繼璽書宣撫，及詣均州宣慰譙王重福。貶竇從一爲濠州司馬。罷諸公主府官。

癸卯，太平公主傳少帝命，請讓位於相王，相王固辭。以平王隆基爲殿中監、同中書門下三品，以宋王成器爲左衞大將軍，衡陽王成義爲右衞大將軍，巴陵王隆范爲左羽林大將軍，彭城王隆業爲右羽林大將軍，光祿少卿嗣道王微檢校右金吾衞大將軍。微，元慶之孫也。以黃門侍郎李日知、中書侍郎鐘紹京並同中書門下三品。太平公主之子薛崇訓爲右千牛衞將軍。隆基有二奴：王毛仲、李守德，皆趫勇善騎射，常侍衞左右。隆基之

入苑中也，毛仲避匿不從，事定數日方歸，隆基不之責，仍超拜將軍。毛仲，本高麗也。汴王邕貶沁州刺史，左散騎常侍、駙馬都尉楊慎交貶巴州刺史，中書令蕭至忠貶許州刺史，兵部尚書、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嗣立貶宋州刺史，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趙彥昭貶絳州刺史，吏部侍郎、同平章事崔湜貶華州刺史。

劉幽求言於宋王成器、平王隆基曰：「相王疇昔已居宸極，群望所屬。今人心未安，家國事重，相王豈得尚守小節，不早即位以鎮天下乎！」隆基曰：「王性恬淡，不以代事嬰懷。雖有天下，猶讓於人，況親兄之子，安肯代之乎！」幽求曰：「衆心不可違，王雖欲高居獨善，其如社稷何！」成器、隆基入見相王，極言其事，相王乃許之。甲辰，少帝在太極殿東隅西向，相王立於梓宮旁，太平公主曰：「皇帝欲以此位讓叔父，可乎？」幽求跪曰：「國家多難，皇帝仁孝，追蹤堯、舜，誠合至公；相王代之任重，慈愛尤厚矣。」乃以少帝制傳位相王。時少帝猶在御座，太平公主進曰：「天下之心已歸相王，此非兒座！」遂提下之。睿宗即位，御承天門，赦天下。復以少帝爲温王。

以鍾紹京爲中書令。鍾紹京少爲司農録事，既典朝政，縱情賞罰，衆皆惡之。太常少卿薛稷勸其上表禮讓，紹京從之。稷入言於上曰：「紹京雖有勳勞，素無才德，出自胥徒，一旦超居元宰，恐失聖朝具瞻之美。」上以爲然。丙午，改除戶部尚書，尋出爲蜀州刺史。

上將立太子，以宋王成器嫡長，而平王隆基有大功，疑不能決。成器辭曰：「國家安則先嫡長，國家危則先有功；苟違其宜，四海失望。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。」涕泣固請者累日。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。劉幽求曰：「臣聞除天下之禍者，當享天下之福。平王拯社稷之危，求君親之難，論功莫大，語德最賢，無可疑者。」上從之。丁未，立平王隆基爲太子。隆基復表讓成器，不許。

則天大聖皇后復舊號爲天後。追謚雍王賢曰章懷太子。

戊申，以宋王成器爲雍州牧、揚州大都督、太子太師。

置温王重茂於内宅。

以太常少卿薛稷爲黄門侍郎，參知機務。稷以工書，事上於藩邸，其子伯陽尚仙源公主，故爲相。

追削武三思、武崇訓爵謚，斫棺暴屍，平其墳墓。

以許州刺史姚元之爲兵部尚書、同中書門下三品，宋州刺史韋嗣立、許州刺史蕭至忠爲中書令，絳州刺史趙彦昭爲中書侍郎，華州刺史崔湜爲吏部侍郎，並同平章事。

越州長史宋之問，饒州刺史冉祖雍，坐諂附韋、武，皆流嶺表。

己酉，立衡陽王成義爲申王，巴陵王隆范爲岐王，彭城王隆業爲薛王；加太平公主實封滿萬戶。

太平公主沈敏多權略，武後以爲類己，故於諸子中獨愛幸，頗得預密謀，然尚畏武後之嚴，未敢招權勢；及誅張易之，公主有力焉。中宗之世，韋後、安樂公主皆畏之，又與太子共誅韋氏。既屢立大功，益尊重，上常與之圖議大政，每入奏事，坐語移時；或時不朝謁，則宰相就第咨之。每宰相奏事，上輒問：「嘗與太平議否？」又問：「與三郎議否？」然後可之。三郎，謂太子也。公主所欲，上無不聽，自宰相以下，進退系其一言，其餘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，權傾人主，趨附其門者如市。子薛崇行、崇敏、崇簡皆封王，田園遍於近甸，收市營遠諸器玩，遠至嶺、蜀，輸送者相屬於路，居處奉養，擬於宮掖。

追贈郎岌、燕欽融諫議大夫。

秋，七月，庚戌朔，贈韋月將宣州刺史。

癸丑，以兵部侍郎崔日用爲黃門侍郎，參知機務。

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；雪敬暉、桓彦范、崔玄□、張柬之、袁恕己、成王行裡、李多祚等罪，復其官爵。

丁巳，以洛州長史宋璟檢校吏部尚書、同中書門下三品；岑羲罷爲右散騎常侍，兼刑部尚書。璟與姚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，進忠良，退不肖，賞罰盡公，請托不行，納紀修舉，當時翕然以爲復有貞觀、永徽之風。

壬戌，崔湜罷爲尚書左丞，張錫爲絳州刺史，蕭至忠爲晉州刺史，韋嗣立爲許州刺史，趙彦昭爲宋州刺史。丙寅，姚元之兼中書令，兵部尚書、同中書門下三品李嶠貶懷州刺史。

丁卯，太子少師、同中書門下三品唐休璟致仕，右武衞大將軍、同中書門下三品張仁願罷爲左衞大將軍。

黃門侍郎、參知機務崔日用與中書侍郎、參知機務薛稷爭於上前，稷曰：「日用傾側，向附武三思，非忠臣；賣友邀功，非義士。」日用曰：「臣往雖有過，今立大功。稷外托國姻，内附張易之、宗楚客，非傾側而何！」上由是兩罷之，戊辰，以日用爲雍州長史，稷爲左散騎常侍。

己巳，赦天下，改元；凡韋氏餘黨未施行者，鹹赦之。

乙亥，廢武氏崇恩廟及昊陵、順陵，追廢韋後爲庶人，安樂公主爲悖逆庶人。

韋後之臨朝也，吏部侍郎鄭愔貶江州司馬，潛過均州，與刺史譙王重福及洛陽人張靈均謀舉兵誅韋氏，未發而韋氏敗。重福遷集州刺史，未行，靈均説重福曰：「大王地居嫡長，當爲天子。相王雖有功，不當繼統。東都士庶，皆願王來。王若潛入洛陽，發左右屯營兵，襲殺留守。據東都，如從天而下也。然後西取陝州，東取河南北，天下指麾可定。」重福從之。

靈均乃密與愔結謀，聚徒數十人。時愔自秘書少監左遷沅州刺史，遲留洛陽以俟重福，爲重福草制，立重福爲帝，改元爲中元克復。尊上爲皇季叔，以温王爲皇太弟，愔爲左丞相知内外文部尚書知吏部事。重福與靈均詐乘驛詣東都，愔先供張駙馬都尉裴巽第以待重福。洛陽縣官微聞其謀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